

寒江独钓

丁旭光 著
长春出版社



寒江独钓

丁旭光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 10 号

寒 江 独 钓

丁旭光 著

责任编辑:张 樱

封面设计:庄宝仁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第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75
字数:160 000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 000 册

ISBN 7—80604—216—4/I·18

定价:6.50 元

●序

竺洪波

棋为何物？

或说，小数也。

更有甚者，将弈棋与玩物丧志同，睥睨轻视之心昭然。

可是，现在有人却说，棋是一种道，一种格，一种魂，奉之为圭臬。

平心而论，说棋是小数者，不无道理。倘或有人钟情于棋以外的事物，或专心于与弈棋无关的事业，这是他的自由，他尽可以对棋不屑一顾，做他的学者教授、大款掮客、处长局座……

然而，将棋斥为“玩物丧志”则不免使人困惑。志者，心存高远也。圣人云“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志”所谓也。又有古谚云：“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人既有大志存焉，怎能轻易为区区弈者小数所欺。大约其人本无志可守，又偏要

装出胸怀大志、傲视天下的模样，而又无任何志士的操行、风范，故而用“玩物丧志”之语来搪塞、遮掩。若此，则于棋冤而枉哉！

眼前这本《寒江独钓》，完全是别一种境界。它透过小小棋枰方寸之地窥看历史文化、人格精神和天地宇宙之至理大美。“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元来是一家”。确实，在一定的境界上，万事万物的精神总有相通之处。所以作品将棋视为一种道，一种格，一种魂，它援棋入道，以道释理，以理寓格，将格化棋，营造了一个棋理、情理、哲理交融的艺术天地。在这里，黑白棋子已不再是孤立、无生命的符号，而是气韵生动，被赋予了精神、人格和哲学意义的象征物，棋已与人生命运、天地至理、宇宙大美和谐地联系在一起。作品写出了对棋的独特感受和领悟，不失为一种对棋的形而上的评说，更不啻为惊世骇俗、石破天惊之论。

本书作者丁旭光君棋艺造诣极高，又喜冥思，于书无所不读，琴棋诗画无所不通。这本《寒江独钓》出于他手也就不觉十分突兀了。

忽而想反：自古以来，曾沦为“小数”的又何止于棋！文学就被认为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于是乎有不平者刘鹗呕心沥血，撰写煌煌巨篇，以“雕龙”与“雕虫”对抗。眼前的这本小说是否会成为棋坛的“雕龙”之作呢？我于棋研究甚少，对

此不敢枉作猜度，但仅就文学创作而言，我以为丁旭光君的作品开辟了小说创作的一条新路。因为今日之弈虽然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吟诗、抚琴、泼墨、品茗、评酒同列，许多文人骚客，仁人志士皆独钟此物，但如此将棋作为完整、独立的对象形态，在小说中予以全方位的表现，似还罕见。至于这条路以后有无人跟着走，能否蔚为大观，目前尚未可知。但我相信，作为一种艺术探索，广纳百川、百花竞放的文坛是不会拒绝的；它也一定能受到社会的欢迎，在读者大众中引起广泛的影响，因为它是文学与棋文化的奇特的结合，而热爱文学又钟情棋者又何千万！譬如区区如我，就已经迫不及待，欣欣然企盼着此书的问世了。

1994年岁末于上海

南京西路静安别墅寓所

●目 录

引 子	诸弈仙巧遇棋圣 寒江谱传将开来	1
第一章	寒江独钓钓寒江 竹剑见天天竹剑	41
第二章	闻鸡起舞车马炮 干戈玉帛寄遗愿	55
第三章	李镇西欲谋古谱 小沙弥冷着侍候	67
第四章	九尾龟步步为营 当头炮有炮无声	76

第五章	怒翻棋盘见匕首 沙弥徒手折断剑	83
第六章	周墨下神秘失踪 雪野村巧遇画圣	87
第七章	一声剧咳埋祸根 举头之间歹意存	91
第八章	欺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94
第九章	凌夕忧忧复忧忧 亦道一言沉九鼎	97
第十章	张亦道手捏琴断 李镇西举腿缸破	110
第十一章	护镖偶遇红楼女 小田落难进镖局	113
第十二章	雪野村突然发事 东坡壶不翼而飞	147

第十三章	李镇西庭院吟诗 丫环柳眉天献计	159
第十四章	雨横风狂三月暮 黄昏无际留春驻	166
第十五章	阴风冷雨刺骨寒 墨荷枝叶尽凋残	169
第十六章	棋房研墨非修身 实为一箭要双雕	176
第十七章	女儿不幸把命丧 王在千里把家还	180
第十八章	李镇西神思恍惚 李甫林计谋古谱	188
第十九章	柳眉天一下恒山 王凌夕出走离家	193
第二十章	谁谓吾徒犹爱日 参横月落不曾知	212

第二十一章	柳眉天重上恒山 沈雪树严阵以待	228
-------	--------------------	-----

第二十二章	诸弈仙北上雪域 大太监亡命天涯	232
-------	--------------------	-----

引子

诸弈仙巧遇棋圣 寒江谱传将开来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江苏南京）称帝，定国号为明，年号洪武。数十年后，棋王诸弈仙因得罪了东厂的锦衣卫，无法在应天待下去，于是，遂在一个秋风怒号的半夜，踏着满地的落叶，日夜兼程，一个月后，到达了北岳恒山的山脚下。

是夜，诸弈仙寄居在山脚下唯一的茅草房中。茅草房一分为二，中间用竹篱笆围就后涂上些泥巴作墙。诸弈仙吃罢草房主人老翁送上的酒饭后，洗脸温脚酣入梦乡。

第二天，诸弈仙从梦中醒来时，太阳已升在当空。他翻身起床后，仔细地整理了衣冠，然后推门而出。诸弈仙仰视那恒山山顶，真想一步便跨将上去。他在空地上舒臂伸腿，腾挪几回后，闭眼驻足运气，起先想到的是东厂的锦衣卫，继而想到

的是恒山琴棋台，再以后他便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中去了。又过了好些时候，诸弈仙的脑中又映现出了那局名为“寒江独钓”的棋形，这盘局，在诸弈仙的脑子里已盘桓了好长时间，可是到目前为止，他也仅能解拆十几回合，作为一个大国手，他感到惭愧。

就在诸弈仙又盘桓在“寒江独钓”图里时，忽然传来一阵飘飘忽忽的笙乐，那笙乐如从云中撒下。他侧耳细听，声音是从左边的小竹林里传来的，诸弈仙感到新奇，奇怪这山脚下竟会有如此美妙的笙乐，他决定去探视个明白。

诸弈仙施展轻功，疾步走到小竹林里，他举目环视，但见一位白发长须的长者手持芦笙面对恒山背对溪水。溪水旁的石凳上，有一位少年正在摆弄一副骨质的象棋。诸弈仙轻手轻脚地走到少年的背后，顿时大吃一惊。原来，那少年正在解拆那一幅“寒江独钓”的棋谱，诸弈仙看到少年虽然颜美如玉，但观棋的眼神却显得异常老成。更令诸弈仙大惑不解的是，白发长者和美少年之间似有一种默契，美少年在摆弄棋子时，笙乐便会响起，美少年的思路断线手离棋谱时，那笙乐也会同步停止。

这诸弈仙也是个绝顶聪明之辈，他仅在美少年旁稍站片刻，便看出个中奥妙：那白发老者实际上是在扮演一个垂钓者的角色，其目的是启发美少年的思路，“寒江独钓”的棋谱，由于难度极高，其间假象纷呈，机关密布，非一般棋手所能破译。因此，传世以来，至今无人能拆透，诸弈仙看到那美少年在短短的时间里，已摆弄了十几路几百回合，知道美少年对这局棋的研究已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在自叹不如的同时他思忖：

“这俩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就在这时，那白发长者的背后好像长着一双眼睛，一种抑扬顿挫的声音从他的嘴里传出：“诸先生，这谱只能看不能说，不然，有杀身之祸！”

应天城里，莫愁湖畔有一座庄园，庄园的主人，叫诸达枯。诸达枯善弈。由于他善弈，因此想象力又特别丰富。

诸达枯上人作古后，他掌管家园，他对下人异常宽厚，口碑极佳。那天，诸达枯在庄园的竹林里徜徉，谋算江湖棋局“七星聚会”的最佳应着。许久，他踏着沉重的步子，倒背双手走出竹林。

诸达枯走出竹林后，突然听到一阵抽泣声，他闻声寻去，但见家中管林的老仆在哭泣。

诸达枯知道林大叔是一个刚毅的汉子，平素有泪从不轻弹。他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于是，遂上前询问：“林大叔，你是为何？”

“少主人，不瞒你说，家乡又遭水灾，我惦念那饥寒交迫的亲人。”老仆木纳地说。

“你收拾一下，待一会到管家那里去取十两黄金，回家去一次。”诸达枯低声安慰道。

“谢谢少主人，谢谢少主人，只是……”老仆一时竟语塞。

“只是什么，尽管道来。”

“我……我与兄长是两房共一子，那侄儿又为我生了个侄孙。岂料我那侄媳因嫌家贫，八年前抛夫弃子离家出走。我那侄子因恋着妻子，便外出寻妻，一走也是八年，我那侄孙便跟着我的哥哥一起，爷孙俩相依为命。如今，我的哥哥已病故，家

乡又遭灾，我只要一想起小孙孙就难过！”

“小孙孙多大了？”

“12岁，在家为人放牛。”

“林大叔，你去把他接过来住。”

“谢谢少主人，谢谢少主人！”老仆倒地便叩头。

“林大叔，你不能这样！”诸达枯上前一步硬是把老仆扶起来。

老仆人老泪纵横：“少主人，您和老主人一样，真是一副善良心肠……”

“是的，还是将名字改一改，就叫诸达善吧！”

诸夫人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眼前。

诸夫人在娘家时，名字叫做凌藤藤，嫁给诸达枯后，便叫做诸凌氏了。可是，在诸达枯的眼里，她还是做姑娘时的藤藤。

“藤藤，您……”

“没什么，我想到竹林走走，想一想‘七星聚会’谱。”诸夫人调侃。

听到夫人提起“七星聚会”，诸达枯的脸一下子便阴了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诸达枯幼时，便受蒙于本地鲁状元门下，熟读诗书，满腹经纶。

鲁状元生平有三大好，那就是饮酒、弈棋加文章。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更何况，诸达枯是鲁状元的入室弟子。因此，诸达枯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善弈、工诗、能书、喜酒。逢年过节，寻常人家大门上的对联是“福星高

照，招财进宝”，而诸家大门上贴的是棋联：世事如棋，让一着不为亏我；心田似海，纳百川方见容人。

春节那天，在一阵阵啪啪的爆竹声中，诸家老仆突然听到有人叩门。

老仆人开门，看到来者斜背一把宝剑，气度不凡：“先生，您找谁？”

“我找您家主人。”

“先生贵姓？”

“江湖棋客，沈雪树也！”

来者都是客。诸家家规中有一条，不管何人何时叩响诸家大门，都要开门迎客。老仆虽然觉得来者不善，但也不敢造次，便将棋客迎进门来。

老仆做梦也想不到，他这一迎，便将灾难埋了下来。

老仆将棋客径直带往主人打谱用的棋房。

每天清晨，诸达枯便披着微光摆棋，雨天，便移至房中。

此时，晨曦已启开了夜的帷幕，尽数泻在诸达枯的大院中。

棋客沈雪树伫立于一旁，他先是看了看院门上的棋匾“得天助”，然后眼神又向漏窗中瞄去。但见庭院不大，爬山虎的绿叶涂满四壁，盆景盆花错落有致地在院中各领风骚，院中的一株老槐树下，四个石鼓凳环绕着一张石桌，“得天助”棋院的主人诸达枯正在正襟危坐玩弄那红黑棋子。老仆欲言又止。主人昨晚子夜后方就寝，一早又起床研棋。叫他吧怕扰乱他的思路，不叫又恐违背家规。棋客又看了看“得天助”横匾下的那一

幅“七星聚会”图，便在心里哼一声，果然是他！

稍顷，老仆叫道：“少主人，有客。”

诸达枯返转身来，说着“哦，请进，请进”，声没止，人已到院门口。

诸达枯抱拳一叩：“敢问尊下大名。”

“江湖棋客！”对方冷眼相待。

“那，我们是同道了，欢迎大驾光临。”

“闲话少说，我今天是专程来破七星谱的，七星谱坑了多少人了！哼！”

说着，棋客将身后的“七星宝剑”拔下，搁在石凳上。

剑锋上，有一缕寒光。

“先生侠肠可敬！侠肠可敬！但是先生搞错了，我不是七星主人，七星主人的居处离我很近，常常有人走错而旁入我门。”

“哦，是这么一回事，在下得罪了！对不起！对不起！”

一场误会，一场虚惊。站在一旁的老仆舒了一口长气。

据诸府三十步之外，便是“七星”主人的七星府。七星府的得名缘于一副古残局“七星聚会”。

这位号称“七星主人”的赵弈老，原本只是一个“清风”茶馆店的伙计。

清风茶馆店是应天的一处老茶馆，茶馆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进得门去，但见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手书对联“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高悬正中。清风茶馆不仅是当地一些文人墨客的吟诗联句之处，而且也是当地百姓从中得到文化熏

陶的场所。茶馆里还有说书、象棋博弈。

赵弈老就是在这个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聪敏伶俐，耳染目睹当地高水平的博弈，棋艺日有渐长。后来，他不知从哪儿搞到了中国象棋四大名局之一的“七星聚会”古谱，精心研拆后与人博彩，最终竟积累了不少财富。以后，偏偏在诸达枯府上三十步之遥处大兴土木，造成规模不小的“七星府”。

七星府的布局，完全按照“七星聚会”棋形图造就。

诸达枯是当地第一高手，但诸达枯却无法解拆七星谱，就像武林第一高手与人比武，尽管没败，但也始终没有打倒敌手。真是个大讽刺。

于是，诸达枯每每闻鸡鸣即起，下弦月时就寝，解拆七星谱。尽管他已经到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状态，但每每还是无功而返。

探索弈棋奥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之事，虽然一枰之间不过是“伏尸两人，流血五步”的战场，河界之隔也只是“一衣带水”。然而，高手们却向大家展示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奏出了多少“高山流水”般的乐章，还有多少弦外之音要人们深品尝才能领悟其中三昧。

正因为斯，诸达枯才如此这般迷恋弈棋。

十分遗憾的是，诸达枯无法破译“七星聚会”谱。与七星谱主人对局解拆，屡战屡败。而赵弈老的棋艺，又不在其之上。诸达枯百思难解其缘。因此，他求天助，为棋房起了“得天助”之雅号。

沈雪树是江南象棋第一高手，因之，诸达枯只能就这个问题向沈雪树求教。